

铜奔马“不合群”

近日，一款丑萌的文创玩偶让现藏甘肃省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“铜奔马”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

“铜奔马”发现于1969年8月至10月，自1973年4月起，先后在英国、法国、美国等12个国家展出，1984年，被中国国家旅游局定为国家旅游图形标志。2002年1月18日，“铜奔马”等共计64件(组)珍贵文物被列入《首批禁止出国(境)展览文物目录》。

“铜奔马”不大，高34.5厘米，长45厘米，宽13.1厘米，重约7.3千克，同时出土了一支铜车马仪仗队，共38匹铜马、1头铜牛、1辆斧车、4辆轺车、3辆辇车、3辆大车、2辆小车、1辆牛车、17个持戟武士俑和28个奴婢俑。在铜车马仪仗队映衬下，“铜奔马”不整齐且突兀，看上去很“不合群”，可正是“铜奔马”，成为今天国人的骄傲。

在“铜奔马”身上，有太多的谜：它的主人是谁？铸于何时？为什么要铸它？它究竟叫什么？它在铜车马仪仗队中起什么作用……凡此种种，学界尚未取得共识。



铜奔马 甘肃省博物馆藏

郭沫若慧眼识“铜奔马”

1969年8月，甘肃武威新鲜人民公社新鲜大队第13生产队在雷祖台南壁漫道东北结合部开挖防空洞。9月10日上午，意外发现古墓，村民涌入，将墓中尸骨踢出地道，并哄抢古钱、铜器、陶器等。9月15日，队干部组织村民再度进入，将墓中铺地的20厘米厚铜钱用架子车运出，倒在附近，任由儿童捡拾，有的被卖到废品站。

大队领导得知后，通知县文化馆监控现场、追查遗失文物，并将存放在生产队的铜车、铜马等集中到武威文庙大殿。1970年8月，部分文物被送到省博

物馆。

据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回忆，1971年，郭沫若陪西哈努克访问甘肃等地，公务繁忙，郭老坚持去参观甘肃省博物馆，在一大堆青铜器文物中，他一眼就看见“铜奔马”，连声说：“太好了，太美了，真有气魄。”

郭老解释说：“我到过很多国家，看到过很多马的雕像和骑士骑在马上的雕像，那些雕像最古的也只有几百年，从未见过超过一千年的。而我们的祖先，却在将近两千年前就制造出这样生动绝妙的铜像，无论从艺术构思的巧

妙、工艺技术水平的高超，还是从结构力学角度来说，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，是我们民族的骄傲。”

回京后，郭老联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，并向周恩来总理汇报，调“铜奔马”来京展览。此时“铜奔马”头尾的几绺鬃毛已脱落，颈部有数个约1平方厘米大小的洞。

经故宫博物院青铜器修复专家赵振茂先生修复，1973年4月，“铜奔马”到国外巡展，吸引了超400万名观众。“铜奔马”遂轰动世界。

有个性才传久远

“铜奔马”体型像西域“天马”，但学者单继刚指出，它肌肉更厚实、身躯更粗壮，既有西域马的速度，又有蒙古马的力量，应是二者杂交的岔口驽马，“代表着中国古代育马的最高成就”。

其实，“铜奔马”并不是在奔跑，它采用的是对侧步，这种步伐速度不快，实测岔口驽马，正常步跑1200米用1分53.7秒，对侧步跑仅2分19.9秒。

“铜奔马”靠单足支撑，铜质软，时间长了会不会变形？用现代X光透视发现，古人对此早有考虑——在铜奔马的腿中预先置入了铁骨，铁的熔点是1539℃，青铜只有1084.62℃，先放入铁骨，浇青铜时，只要控制好温度，铁骨就不会熔化，巧妙地提高了支撑力。

“铜奔马”的腹部是空的，修复前，原有泥土，致其只能卧置，掏空后才可站立，古人掌控重心的技术，竟妙到毫巅。

与“铜奔马”相比，铜车马仪仗队虽整齐却粗糙，铜马分两批铸造，第一批的30匹的工艺还算严谨，第二批的8匹则明显粗劣，二者远远无法与“铜奔马”的艺术性相提并论。

直到今天，学者仍感到好奇：“铜奔马”与整个仪仗队根本配不到一起，为什么要铸造它呢？这恰好说明，艺术需要个性，有个性的东西才能流传下去，才能成为民族的骄傲。鼓励创造、保护个性，“铜奔马”成功之理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

诞生年代各有证据

名称难定，“铜奔马”的诞生年代也难定。

在“铜奔马”的介绍中，一般写为“制造于东汉”，有证据支持这一判断，也有证据不支持这一判断。

支持方的证据是：“铜奔马”头顶上有一绺鬃毛，像角一样立在头顶。学者王古今指出，“这种造型主要集中于汉

代的画像砖、画像石，以及少量的浮雕、圆雕中，很明显，它是在汉代突然出现的”。此前、此后皆不见。

有学者认为，那是𦨇(音如万，意为马冠)，马冠是青铜铸成，多镂刻为兽面状，装饰在马头上，周代唯王、后或诸侯的挽马可戴马冠，春秋后减少，但𦨇多方形板形，与“铜奔马”不一致。

“铜奔马”不知该叫啥

“铜奔马”誉满天下，但定名颇难，计有“马踏龙雀”“天马伴金乌”“马踏飞隼”“飞廉铜马”“飞燕骝”“天马”等十余种说法。

“铜奔马”三蹄腾空，一蹄踩燕状鸟。用鸟形容马快，周代已如此，周穆王八骏之一即“翻羽”，但“铜奔马”踏的鸟形象模糊，难以识别。

一说是“龙雀”。龙雀是凤的一种，幼年龙雀似普通水鸟，成年后展翼可蔽日月，一飞便不再落地。

一说是乌骊(金乌)。古人视乌骊为太阳神，用马踏它，隐喻逝者飞升成仙。自商代起，中国便有车马随葬制度，汉元帝(公元前33年去世)后改用绘画、模型，“铜奔马”可能就是车马随葬的替代品。

一说是飞廉。飞廉是风神，鸟形，是南方崇凤部落群的图腾之一，而马被视为龙族，则“马踏飞廉”相当于汉代的龙凤呈祥。不过，史料中飞廉雀头(有角)、鹿身、蛇尾、豹文，与“铜奔马”被踏物迥异。

还有一个支持证据，即铜车马仪仗队的铜马中，有“张掖长”“左骑千人”等铭文，这是东汉才有的官职。

不支持证据则是，“铜奔马”同墓出土铜钱2万多枚，其中有小型五铢钱，直径仅1.6厘米，出自三国早期，在魏晋窖藏中常见。

一说是隼。“铜奔马”脚下的鸟非剪尾，显然不是燕子，从尾羽看，倒很像隼，隼的飞行速度快，被马踏，更凸显马的速度。

有学者认为这是相马术的教学工具，相马术依据马的外形判断优劣，出土的汉代帛书《相马经》称马的速度时，有“袭乌”“逮乌骊”之说。“铜奔马”的造型与《元亨疗马集》(明代兽医著作，俗称《牛马经》)中的骏马极似(脚下无踏物)，此造型被认为是良马标志。